

天津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田斌轩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我们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民兵制度是喜闻乐见的，……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将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

兵民是胜利之本

目 录

- 列车上的战斗……………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1)
- 严惩杀人魔王……………^{五二八七三部队}_{五二八六九部队}联合报道组 (4)
- 虎口拔牙……………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7)
- 严惩叛徒么宾…………… 天津市蓟县民兵报道组 (13)
- 截粮伏击战……………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15)
- 三支驳壳枪……………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20)
- 闹市夺枪……………天津汉沽盐场 红盐兵 (27)
- 刘家房子围歼战……………天津市南郊区民兵报道组 (31)
- 截击军列车……………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36)
- 智取炮楼……………天津市汉沽区民兵报道组 (41)
- 巧炸百孔桥……………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48)
- 夜夺“洒金坨”……………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52)
- 巧阻顽敌……………天津市南郊区民兵报道组 (58)
- 飞车夺枪……………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61)
- 严惩海匪……………天津市汉沽区民兵报道组 (65)
- 伏击歼敌……………天津汉沽盐场 红盐兵 (68)
- 小侦察员杨乐忠…………… 天津市蓟县民兵报道组 (72)

列车上的战斗

一九四三年冬，天津汉沽地区的一个民兵组织——抗日民先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党的领导下，经常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一天凌晨，民先队深入到戒备森严的汉沽镇，准备执行上级交给的一项新的战斗任务。区武委会主任李新勇同志向大家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说：“今晚从唐山开来的列车上，有一个伪治安军的上校军官要去北平，上级要我们想办法抓住这个舌头！”接着老李和大家一起研究了行动方案。

这天傍晚，汉沽车站的票房前挤满了旅客，人来人往，闹闹嚷嚷。几个装扮成旅客的民先队员在排长毕洪志的带领下，混在买票的人群里面。在进站口，汉奸和鬼子如狼似虎，挨个搜查旅客。毕洪志他们早有准备，手里晃着“良民证”，随着人群进入了车站。

列车进站了，旅客们纷纷向车厢门口拥去。民先队员们不慌不忙地按预定计划，分别上了各节车厢。队员杨银田上车后，看到一等车厢的门紧关着，而且门上还挂着布帘，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他心里愤愤地说：“关

门也保不了险，等会再找你算账！”他扭头朝二等车厢挤去。杨银田刚走到二等车厢门口，不留神把刚从厕所出来的鬼子小队长碰了一下，这家伙二话没说，照着杨银田就是一个耳光。杨银田顿时火冒三丈，正要动手狠揍鬼子，但他猛然想起了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只好强压怒火，装出笑脸进行解释，暂时忍下了这口气。鬼子小队长摸着腰间的手枪说：“你的，小心死啦死啦的！”叽哩咕噜地骂了一阵才离去。这时，列车开动了，那个鬼子小队长站在车厢门口，眼望着前方。他哪里想到，这时



身后的杨银田正悄悄地向他靠近。突然，杨银田用尽全身力气，照鬼子的前胸狠击一拳，鬼子被打得倒退了好几步，慌忙去腰间拔手枪，哪知枪早已握在杨银田的手里。这家伙急红了眼，恶狠狠地向杨银田扑来，妄图作垂死挣扎。杨银田怕误伤旅客，没有开枪，随即和鬼子在车厢里撕打起来。鬼子小队长哪是杨银田的对手，杨银田把鬼子摔倒后，对准鬼子的脑袋，叭！叭！就是两枪，结束了这个胖家伙罪恶的一生。

在另外几节车厢里的民先队员们也立即动了手，并很快地解决了战斗。这时，排长毕洪志带领几个队员押着伪车长从后面车厢走了过来，他看到地上死了的鬼子小队长，兴奋地说：“五个鬼子和两个伪车警全报销了，我们赶快到一等车厢去捉舌头！”在民先队员的威逼下，伪车长战战兢兢地打开了一等车厢的门，队员们疾速冲了进去。冲进车厢一看，七、八个伪军和那个上校军官正在睡觉，毕洪志大喊一声：“你们到站了！”这帮家伙才从梦中惊醒，乖乖地作了我们的俘虏。

在火车司机的协助下，列车在半道上停了下来，民先队员押着俘虏下了车。早已在这里等候他们的老李等同志，热烈祝贺他们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战斗任务。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插图 刘世铎）

严惩杀人魔王

山本是驻扎蓟县的日本特务队队长。他带着二百多鬼子和伪军，经常在盘山一带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到处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盘山人民恨透了山本，骂他是“杀人魔王”。蓟县盘山地区的民兵，对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更是恨之入骨，早就想干掉山本，为民除害。

一九四三年秋季的一天，盘山民兵班的同志们详细研究了除奸方案，当天下午，在班长丁福顺的带领下，投入了战斗。

他们来到离县城不远的敌占区许家台，与这个村的民兵取得联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力量。村里的一个汉奸地主立即把民兵来许家台活动的消息向山本报告了。民兵们早就预料到了这一手，他们断定山本闻讯后必来许家台“扫荡”，于是决定按原计划，在黄昏时悄悄地撤到许家台附近的深水村头。这里是县城通往许家台的必经之地，道路两旁长着齐腰深的的蒿草，正可伏击敌人。天黑了，民兵们埋伏在路旁的蒿草里，警惕地注视着前方。

夜深了，村庄、田野一片寂静。突然从村东头方向

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民兵们望去，只见黑乎乎的一群人狂奔而来，领头的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敌人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轻声说。班长丁福顺立即命令大家作好战斗准备。同志们怒火满腔地把子弹压进了枪膛，十几双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前方。敌人越来越近了，二百米，一百米，五十米。这时，只听丁福顺大喊一声“打”，十几支步枪同时开火，子弹象雨点似地飞向敌群，打得匪徒们象一群受惊的兔子乱成一团。老奸巨滑的山本也被打得晕头转向，他“呀，呀”地怪叫着翻身下马，组织反扑。这时，几十颗手榴弹又劈头盖脸地向敌群砸来，炸得敌人龟缩成一团。山本见大势不好，就双手举起战刀逼着伪军反扑。久经战斗锻炼的丁班长知道，树倒了猢猻才散，如不迅速干掉山本，战斗就会延长，敌人的援兵也可能很快赶到，敌强我弱，与我不利。他便当机立断，命令副班长坚守阵地，自己带领一个民兵朝敌人摸去。这时，凶恶的山本发现我方火力不太强，马上组织残兵败将准备反扑，说时迟，那时快，正在这刹那间，丁福顺和另一个民兵已猛插到敌群，大喝一声，“不许动”！枪口对准了山本的脑袋，只听“叭”的一声，子弹从他的脑门穿过，狗山本惨叫一声，狗熊似地倒了下去。伪军、特务们一看主子完蛋，也都象放了气的皮球软下来了。而我英雄的民兵却越战越勇，在班长丁福顺的带领下，向敌人发起了冲锋。顿时，战场上刀光闪闪，杀声阵阵，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五十多人折损了



一大半，残存者只得哭丧着脸抬着山本的尸体连滚带爬，狼狈逃窜。当敌人的增援部队赶来时，我机智、勇敢的民兵早已带着缴获的胜利品，安全转移到了盘山。

击毙特务队长山本，可给盘山和附近的人民除了一大害，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纷纷向民兵祝贺。特务、汗奸闻讯丧胆。从此，盘山的民兵更是信心百倍，越战越强。

五二八七三部队 联合报道组
五二八六九部队

(插图 南克)

虎口拔牙

一九四二年，汉沽地区化工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抗日游击队——“民先队”。遵照毛主席关于“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地袭击”的教导，他们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先后在离汉沽较远的农村和沿海渔村建立起人民政权，同日寇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抗日的烽火越烧越旺。

汉沽是宁河一带重镇，是天津和唐山之间的铁路交通咽喉，驻有日寇的一个领事馆。驻守芦台县城的日本侵略军宪兵队队长荣木，得到汉沽日特机关一四八〇大队部送来抗日民先队活动的情报后，吓得心惊胆战，当即去唐山与上司共谋鬼计，妄图垂死挣扎。冀东鬼子司令官渡边在我八路军主力部队打击下，已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只好换汤不换药，责令荣木把宁河县的日特组织“新民会”拾起来，并派阴险狡猾的女特务刘四姐给“新民会”当顾问，协助荣木把反动地主武装“棍团”组织起来。

这“新民会”的骨干都是日寇进关时，在北京开办的新民学院豢养的一群汉奸走狗，都是认贼作父杀害中

国人民的刽子手。尤其是“新民会”的“顾问”刘四姐欺压百姓，敲诈民财，无恶不作。这个女特务经常带领鬼子、汉奸到汉沽地区推行“强化治安”，给当地人民开展抗日活动造成很大困难，老百姓对她恨得牙根疼。根据上级指示，民先队决定深入芦台县城活捉刘四姐，坚决拔掉这个“钉子”。

一天夜晚，民先队员们悄悄来到大陈庄，在队员刘金顺家里召开了“诸葛亮”会，抗日民先队政委李太英和同志们一起研究“虎口拔牙”的战斗方案。“刘四姐是日特组织‘新民会’的顾问，我们如果从敌人巢穴里把她捉来，一是可以从她嘴里得到鬼子的重要情况，二是可以给鬼子、汉奸造成极端恐怖心里，使敌人不敢轻易出来扫荡。这样，既能巩固我们的解放区，又能扩大人民武装斗争。”李太英坚定的话语振奋着队员们的心。“对，刘四姐是鬼子荣木的姘头，一定知道鬼子的机密，把她掏来，对鬼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大家表示赞同，个个摩拳擦掌，精神抖擞。毕洪志一听又要活捉汉奸、特务，忙说：“好哇，这下可该给这个女妖精点厉害尝尝了！”李太英了解同志们急切求战的心情，顺手摊开一张县城地图，说：“根据城里‘内线’同志提供的情况，刘四姐住在芦台八村中街，新民会就在她家的后院。这条街的东侧是鬼子一四一六特务机关，西侧是日伪警察署，大约各有一个排的火力。这个女妖精很狡猾，从不单行，昼夜出入都有护兵跟着，夜间经常去鬼子宪兵队

和荣木鬼混，有时蹲在家里和汉奸们整夜打麻将牌。前后门岗戒备森严，活捉刘四姐有一定困难。”李政委说到这里，刚想让大家出出智谋，急性子老陈插了一句：“政委，强取不行，就来智捉嘛！”经同志们讨论，终于研究出一个巧妙的作战方案。

初冬的夜晚，凉嗖嗖的。政委李太英和队员刘金顺、毕洪志、老陈等四人化装成汉沽日特机关一四八〇大队部的特务模样，他们把子弹推上枪膛，敞开机头，关上保险，枪口朝下插在腰间，大摇大摆地向县城走去。到了芦台三姑庙园子，李太英轻轻击掌三声，从不远的一棵大树下传来了三下有节奏的掌声，这是事前规定的与在城里给新民会做饭的“内线”老冯同志联系的暗号。老冯见到李太英，压低嗓音激动地说：“欢迎同志们为民除害！”李太英握住老冯的手，低声对三个队员说：“同志们！为乡亲们报仇的时刻到了。进街后要大胆细心，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许开枪。今夜一定要把刘四姐这个钉子‘拔掉’。”由老冯引路，他们顺利地绕过敌哨卡，直奔刘四姐巢穴。

“站住！干什么的？”守门的岗哨见有人奔大门而来，尖声喝问道。“我们是汉沽一四八〇大队部的，今晚有要事与刘小姐商量。”李太英学着敌人的腔调，果断地回答。老冯一边帮忙地说：“我有事出门，刚巧碰上这四位先生。这不，让我领着去见小姐。”这家伙斜眼瞧了瞧这四位不速之客，又看了看做饭的老冯说：

“皇军和小姐有令，凡生人一律过目证件。”李太英把早已准备好的日特标记“派司”亮了出来，这小子一看有“派司”，马上点头哈腰地说：“先生请进！请进！”有老冯引路，不一会儿，就到了东厢房刘四姐的卧室。刘四姐的妈妈刘老婆子听做饭的老冯说汉沽的上司请闺女作客，以为又要发外财了，忙说：“小女正在贾会长家玩牌，我马上去叫。”刘金顺忙说：“时间不早了，我们一起去吧！”老婆子说：“贾会长的家就在这院，诸位先生跟我来。”说着领李太英等人来到西厢房。在门口，李太英对老婆子说：“我们上司请小姐是去商量密事，不要嚷得全屋人都知道。”又把“派司”递给她，说：“这是我们的证件，请小姐过目。”老婆子连说“知道！知道”，扭身进了屋。李太英忙叫刘金顺、毕洪志作好警戒，专等刘四姐上钩。

屋里的刘四姐这时正和一伙汉奸玩牌，因为赢钱顺手，正在瘾头上，听到她妈妈说汉沽的上司请她作客时，连那个“派司”都没看一眼，便说：“有啥正经事，深更半夜还来请姑奶奶。”贾坏水讨好地说：“我替姑娘看牌，姑娘出去告诉来人，有事明天办，回来玩牌不迟。”刘四姐也想换换空气，这才跟着刘老婆子出屋门。刘老婆子知道闺女有个脾气，凡是她与男人在一起时，不许她干扰，所以从贾坏水屋里出来，她就回到自己的卧室睡觉去了。李太英见身穿粉红大褂的刘四姐来到身旁，不等她开口，便低声道：“不许动！”手枪早已顶

住了她的前胸。与此同时，老陈用匕首抵住她的前胸说：“嚷，就结果了你的狗命！”等她明白眼前几个彪形大汉是民先队时，象触电似的全身哆嗦起来，嘴里不住地念叨：“饶命！饶命！”

再说屋里替刘四姐看牌的贾坏水，自从当上“新民会”副会长以后，这小子抓夫、抢粮、杀人、放火，无恶不做，是日寇推行“强化治安”的帮凶。前些日子他以安全和办公方便为名，搬进了刘家大院，和刘四姐混得挺热乎。刘四姐出屋去见客，贾坏水已无心玩牌，担心刘四姐真去汉沽，自己吃醋，他哪里料到，就在这刘



家大院里刘四姐已成了民先队的俘虏。他看到刘四姐的皮大衣挂在墙上，便想借送大衣的机会，观观屋外的动静。没想到他刚走到门口，正伸着脖子往外瞧时，被刘金顺的两只大手掐住脖子，象从鸡窝里掏小鸡似地把这小子从台阶上拽了下来，毕洪志马上用毛巾堵住他的嘴，随后把他的双手反绑起来。李太英知道事不宜迟，

便命令把这两个汉奸带走。贾坏水拚命拖在地上不走，妄图拖延时间，等屋里玩牌的汉奸出来解救。老冯忙用大衣把贾坏水连头带脸裹了起来，他们押着刘四姐和贾坏水穿过前屋正房，来到大门口。李太英用袖内的手枪顶住刘四姐的后心，低声命令道：“出门时就说送贾会长去医院看病，说错一个字，当心你的脑瓜子。”守门的棍团团丁一看刘四姐出门，赶紧闪在一旁，站岗的一个伪治安军却睁着两只黑豆眼问道：“小姐，深更半夜地去哪呀？”刘四姐喃喃地说：“贾会长病了，送他去医院。”事情考虑的周到，办的利索，民先队押着刘四姐和贾会长绕过敌人哨卡，离开县城时，刘家大院那伙玩牌入迷的匪徒还在骂骂咧咧地争论输赢呢。

李太英等人押着刘四姐和贾坏水直奔汉沽沿海解放区，他们一气赶了几十里路，在辛庄前一个碾房里休息，不想贾坏水妄想逃跑，李太英手疾眼快，“砰砰”就是两枪，贾坏水即刻吃了伸腿瞪眼丸。刘四姐一见贾坏水这个下场，吓得跪在地上直磕头。

自从民先队活捉了刘四姐，处决了贾坏水以后，鬼子荣木和“新民会”的汉奸惶惶不可终日。抗日民先队的胜利威震四方，极大地鼓舞了汉沽地区人民的抗日热情，许多青年积极参加民先队，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贡献。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插图 吴长江）

严惩叛徒么宾

盘山脚下的北后子岬村，是无人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分界线，也是我八路军到敌占区活动的一个重要交通路口。这个村虽然不经常驻日本鬼子，可是汉奸、特务活动很猖狂。特别是这个村的叛徒——么宾，自打当上了伪“剿共自卫团”团长以后，依仗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横行霸道，拦路抢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为了封锁八路军和民兵的活动，切断盘山根据地与敌占区的联系，么宾强迫老百姓在敌人“蚕食区”边上挖了一条一丈多深的壕沟，并在一些主要路口设有关卡，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敲诈勒索，就连老百姓出这个门去种地，也得给他送礼。群众恨得咬牙切齿，气得火冒三丈，强烈要求除掉这个祸害。盘山民兵班早就想拔掉这个钉子，为民除害。

一九四四年秋的一天拂晓，“盘山民兵班”的全体战士在班长丁福顺的带领下，冒着蒙蒙细雨，沿着崎岖的山路，迅速来到了北后子岬村壕沟外，他们细心地观察动静。只见村里烟气腾腾，人们在乱轰轰地忙着什么，还不时地敲锣打鼓吹喇叭。根据情况判断，是有人正在办丧事。丁班长和民兵商量决定，趁人多混乱之机摸进村子，到窝里掏么宾这个坏蛋。于是丁班长带领两

个民兵，顺着壕沟迅速插入人群中去了。真巧，在人群里民兵班长丁福顺一眼就盯上了一个手拿细长皮鞭，满脸横肉，长着一对老鼠眼的黑大麻子，他就是叛徒、伪自卫团团长么宾。他们一见这个坏蛋，心中立刻燃起了复仇的怒火，恨不得一下子把这家伙干掉。但是，民兵班长丁福顺考虑到，此场合是否会是么宾一人，有没有他的走卒？于是，他强压胸中怒火，仔细观察周围情况。丁班长判定这个场合只有么宾一人，而没有他的走卒时，丁福顺一个箭步蹿过去，一把抓住狗叛徒么宾的衣领，大声喝道：“姓么的，你不是要找‘盘山民兵班’吗？我就是盘山民兵，今天找你来了，跟我走一趟！”等到么宾弄清是怎么回事时，乌黑的枪口早已顶住了他的脑袋。么宾吓得全身直打颤，满脸横肉也随着抽搐起来，但他还故作镇定地说：“哎！这是干什么呀！我说三哥……”

“谁是你三哥？无耻叛徒！”接着，丁班长吹了几声口哨，埋伏在壕沟外面的民兵立刻冲了进来，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个叛徒捆绑起来，带走了。

过了两天，枪毙叛徒么宾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后子畹村，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都说：“盘山民兵班又给我们贫苦老百姓除了一大害。”这一来，大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从此，这个村很快地打开了抗战的局面。

天津市蓟县民兵报道组

截粮伏击战

一九四三年秋季的一天，抗日民先队获得可靠的情报：芦台县城里的伪治安军小队长冯秃子，带领着一伙汉奸、伪军到汉沽地区杨家泊、皂甸一带抢粮。

队员们听到敌人要来抢粮的消息，群情激愤，有的说：“冯秃子这小子是日本鬼子的走狗，这回咱们得想法狠狠地惩治他！”还有的说：“老百姓的粮食刚收下来，决不能叫冯秃子抢走！”民先队政委李太英一边听着同志们的议论，一边琢磨着惩治冯秃子的办法。刘金顺沉不住气了，“唰”地站起来，把袖子一捋，铁锤般的拳头咚地一声砸在方桌上，激动地说：“政委，我们不能看着这伙畜牲糟踏老百姓，干脆和他们拚吧！”“拚！那怎么行呢。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我们得想个两全的办法。既打狼截粮，又不能叫狼咬着。”李太英说到这里，把烟袋送到嘴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说：“我和老陈几个同志商量个办法，咱民先队事前埋伏在敌人回来的路上，给他个当头一棒，打他个措手不及，这样我们就能出奇制胜，完成截粮歼敌的战斗任务。”经李太英这么一提醒，同志们都说：“对，打个截粮伏击战，给冯秃

子点颜色看看。”这时，新队员杨文阔一时转不过弯来，说：“办法好是好，只是咱们枪支、弹药太少了。冯秃子那个伪军小队，足有三、四十人，机枪一挺，……”李太英见少数同志思想有顾虑，便认真地说：“老杨，话不能这么说啊！如今咱们是手拿武器和鬼子、汉奸进行斗争的战士，不比在渤海化工厂做工那时候的情形了。虽然眼下枪支不多，但我们手中的大刀、长矛也是消灭敌人的锐利武器。上次伏击战，我们不是一下子就缴获了六支大枪和两支手枪吗！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办事，抗日的队伍就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陈队长接着说：“这次截粮伏击战，我们集中火力把冯秃子机枪打哑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去，充分发挥我们手里大刀、长矛在近战中的威力，胜利是有把握的。”李政委看了看时间还早，便又把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例举的我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长勺”、“赤壁”和“肥水”等战例，讲了几个。别看这些小故事字句不多，却一字一句地印在民先队员们的心上。经过大家仔细认真地讨论，伏击截粮的战斗方案就制定出来了。

上午十点多钟，在政委李太英、队长老陈的带领下，二十几个民先队员从小海解放区出发进入游击区，为了不被敌人发觉，他们利用土路两旁水沟里一人多高的芦苇作隐蔽，一直奔向芦台县城东面预定的伏击地点。这伏击地点是在离芦台车站四、五里的公路三岔路口。

这条公路是县城通往汉沽地区的交通要道，也是鬼子、汉奸上这一带抓夫、抢粮的必经之路。民先队很快来到伏击地点，政委和队长迅速作好前面阻击和断敌退路的战斗部署。就这样，抗日民先队在敌人鼻子底下布置好伏击截粮的“口袋阵”。

下午四、五点钟，政委李太英站在高处，两眼望着远方。不一会儿，便见三、四十个伪治安军，肩扛步枪在车前开路，十余辆大马车拉着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粮食，沿着回县城的公路朝伏击地点走来。民先队员们看到这伙日寇的走狗，仇恨的怒火从心中升起，恨不得一下子把这群野兽全部消灭掉。刘金顺一见这伙汉奸、伪军已经到了近处，焦急地说：“政委，打吧！”李太英沉着地说：“别忙，敌人有机枪，过早地暴露了火力点，就难对付了。”接着，李太英要大家作好战斗准备，枪一打响，先干掉第二辆大车上的机枪射手，消灭车前的敌人。随后，李太英找好有利地形隐蔽起来，监视着敌人。

抢粮的汉奸、伪军为他们一天功夫就抢了十余辆大车的粮食而庆幸，有的叼着烟卷，有的哼着淫荡小调。满载粮食的大车一辆接一辆的跟在队伍的后面，全部进入了民先队的伏击圈。冯秃子坐在第三辆大车的粮袋上面，一边吸着纸烟，一边洋洋得意地对坐在身边的汉奸说：“老兄，你给皇军的报告真准。民先队到小海一带去了，咱们就给他来个乘虚而入，从杨家泊、皂甸一带捞的这批油水可不少哇。这回到了县城，把粮食交给皇

军，金票大大的，哈，哈……”就在这时，埋伏在路旁的李太英把手一挥，震天动地地喊了声“打！”接着瞄准冯秃子“砰”就是一声，坐在粮袋上的冯秃子笑声没完，脑瓜子一下开了花，象死狗一样从车上滚了下来。咚！咚！咚！二十来个手榴弹一起甩在伪军群里；啪！啪！一排排子弹扫了过去，车上的伪军机枪射手被击毙，车前的伪军乱作一团。枪声、手榴弹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打得毫无戒备的敌人懵头转向。李太英一看



敌人机枪被打哑了，车前的敌人死伤过半，剩下的敌人乱了营，便用宏钟般的声音喊道：“同志们！冲啊！”随着他的喊声，二十几名战士高喊着“缴枪不杀！”挥舞着大刀、长矛如猛虎下山扑向敌群。煞时间，匕首、长矛、大刀对准了敌人的心窝，车前、车后的敌人一个个举手投降。给鬼子报信的那个汉奸，躲在车底下负隅顽

抗，当他正要向队长老陈开枪时，眼疾手快的毕洪志手挥大刀猛力朝他砍去，只听“哎呀”一声嚎叫，那个汉奸就一命呜呼了。躲在车下的几个伪军见挣扎无望，一个个从车底下爬了出来，作了民先队的俘虏。

这次截粮伏击战，只用两袋烟的功夫，就把冯秃子三、四十人的伪治安军小队消灭了，把敌人抢老百姓的粮食一粒不少的全部夺了回来。民先队押着俘虏，赶着大车迅速地离开战场，胜利地回到解放区。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插图 齐林)

三支驳壳枪

一九四五年初，汉沽渤海化工厂工人举行了一次全厂大罢工。但是，由于日寇的血腥镇压，这次罢工只坚持了几天。罢工失败后，钳工老师傅吴顺和一些工人不受日本鬼子的欺压，就离开工厂不干了。吴师傅原是带着儿子小三由山东逃荒来的，在汉沽，他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为了维持生活，只好拾起他那老行，干起“小炉匠”这门生意。

一天傍晚，北风凛冽，雪花纷飞。吴师傅租赁的两间破土房子的门，虽然关闭着，但风卷着雪花不时从破门缝里吹了进来，屋内骤然变冷。劳累一天的吴师傅坐在锅灶前，一边整理着工具，一边给他儿子小三讲厂里工人罢工斗争的故事。突然，有人轻轻地敲门。吴师傅急忙走近门旁低声问：“谁呀？”“我是白术贵。”吴师傅听出是渤海化学厂工人老白的声音，忙把门开开。白术贵和一个背粪箕的人一闪身走了进来。等那人把粪箕放在地上，摘下头上戴着的那顶几乎把眼睛遮住的大皮帽子时，吴师傅这才惊讶地喊了起来：“这不是老李吗！去年你突然离开工厂，我就猜到你准是参加八路军了。今天你回来准有要紧的事。”老李说：“你算猜对了，今

天找你有件重要事。听说你也离开了工厂，我又不认识你家，就叫老白带我来了。”老李指了指装满马粪的粪箕接着说：“这粪箕里藏着两支已坏的手枪，咱抗日民先队暂时还不能修。眼下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急需用枪，拿到解放区的兵工厂去修，时间来不及，组织上决定让咱敌占区的工人把枪修好。老吴，你的钳工技术好，这个任务交给你吧。”吴师傅两眼看着藏枪的粪箕，心想这枪是消灭鬼子、汉奸的武器，再困难也要把它尽快修好。于是满有信心地说：“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白术贵说：“如果修枪缺啥东西，我可以帮着到鬼子工厂里想办法。”老李激动地握住吴师傅和老白的手说：“好，在党的领导下，咱们一心闹革命，日本鬼子快完蛋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说完便和老白匆匆走了。

吴师傅闷好门，动手扒开马粪，取出一个小包，打开几层黄油纸后，露出两支驳壳枪。吴师傅把枪放在炕上，自言自语地说：“那次工厂闹罢工，如果手里有了它，说啥也能干掉几个鬼子。”接着他对儿子小三说：“这枪是抗日游击队打鬼子汉奸的武器，咱们要千方百计想法把它修好。”小三不住地点着头，说：“对，我一定要帮您把枪修好。”

经过检查，这两支手枪一支击针坏了，一支复进簧折了。这两个零件都必须用好钢做成。吴师傅把他那“小炉匠”货挑上的废钢铁翻了个底朝天，才找到了一块比较理想的钢棍。于是就连夜赶制起来。白天吴师傅让儿

子小三到门外招揽生意，为他放风，自己在屋里制造零件。深夜，再拿出手枪来反复矫正，精心改制。五天过后，吴师傅凭着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深厚感情，用他那粗大而灵巧的手，硬是用简陋的工具，把击针做成了。可是那只折了的复进簧，却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材料。吴师傅想起他原在工厂检修锅炉送煤机时，曾看到克泵弹簧与这枪的复进簧规格一样，于是他就赶忙找白术贵联系，要老白想办法把鬼子工厂里的锅炉“克泵弹簧”弄来。尽管厂里鬼子看管得很严，老白和工人们成功地把“克泵弹簧”弄出了工厂。有了“克泵弹簧”，吴师傅马上连夜弯簧淬火、加工。经过两天时间就把复进簧做好了。吴师傅抚摸着两支修好了的驳壳枪，脸上呈现出胜利的笑容。

转天早晨，吴师傅正去找老白，让他把枪转给老李，不料白术贵这时却匆忙走进屋来。两人低声谈了一会儿，老白又匆匆忙忙走了。吴师傅低声对儿子小三说：“工厂里可能有坏人告密，老白被鬼子暗中盯梢，他来让我们把枪藏起来，以后再想办法交给老李。”说完，便和小三一起动手，把手枪包好藏在土墙里。他们刚藏好枪回到屋里，渤海化学厂的伪警备队队长陈百顺就带着几个鬼子、汉奸闯了进来。一进门，陈百顺就对吴师傅吼道：“姓吴的，快把手枪交出来！”吴师傅坦然地回答道：“我只知道凭手艺糊口，你找我要的哪家子枪呀！”“妈的！还想懒账？搜！”陈百顺碰了一鼻

子灰，气极败坏地咆哮着。匪徒们把简陋的小屋翻了一遍，什么也没发现。一个鬼子用生硬的中国话嚷道：“你的不说，带走的干活！”于是，吴师傅和小三被鬼子捆绑起来带走了。

吴师傅和小三被押到去特务大队部的十字路口时，陈百顺低声和鬼子嘀咕几句，又把吴师傅父子带到了蓟运河边。陈百顺对吴师傅威胁地说：“我现在跟你说最后一遍，把枪交出来就放了你，不然就叫你上西天。”接着一个鬼子端起刺刀对着吴师傅“哇哇”直叫。吴师傅挺起胸膛，环视一下四周，忽然看到河里从上游不时流下来大冰块，转念计上心来。他瞥了这伙匪徒一眼，便哈哈大笑起来。陈百顺被笑声吓了一跳，歪着脖子叫道：“你，你死到临头还笑！今天不交出枪来，就在这里挑死你！”吴师傅将计就计慢慢地说：“杀了我，找不到枪，看你怎么向你们的主子交差。”吴师傅这几句话，说得匪徒们顿时哑口无言。只见陈百顺脸上横肉抖动了几下，然后咧嘴强笑着说：“你要交出枪来，我保你回到工厂找个好差事，吃喝不愁。”吴师傅说：“别废话。这枪已转移到茶淀村，要枪跟我走。”陈百顺忙说：“你早有这话，何必闹到这个地步。误会，误会。”边说边给吴师傅和小三松了绑。鬼子、汉奸跟着吴师傅沿河岸来到杨家寨渡口，匪徒们找到一条木船，让吴师傅父子给他们摇橹，小船慢慢地沿河道南下，向茶淀村驶去。小三一时猜不透父亲的心事，在船上一举一动都看着父

亲的眼神。当小船离开汉沽三、四里路远时，吴师傅见从上游流下来一块巨大的冰排，便对小三使了个眼色，父子俩合力把船头一驳，刹那间，巨大的冰排劈头盖顶地压了过来，船头被这大冰块撞击，船身猛然倾斜。受了惊的鬼子、汉奸一时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只见吴师傅喊了一声：“小三，快跳水！”这时，小船被冰排撞翻了。



吴师傅和儿子小三游到河东岸，太阳已经偏西。父子俩躲在一位穷苦工人家里。深夜，吴师傅和小三悄悄摸到家门口，听见从半敞着的破门里不时传出说话声。吴师傅机警地闪到窗户下，听到屋里有两个家伙骂骂咧咧地发牢骚。一个说：“露脸的事不沾边，倒霉的差事推不开，人都带走了，还让咱俩守空房。大冷的天，这不是成心整人吗！”另一个说：“我看上司八成没捞到枪，派咱俩在这儿逮上勾的人呢。”“屁！八路军神通广大，这枪说不定早就转移了，要不都他妈深更半夜了，也没个人影？”这家伙打了个哈欠，接着说：“又冷又困的，别这么受罪了，你等我弄点酒来喝喝。”脚步声来到门口，吴师傅拉着小三躲到墙后。只见破门“吱”的一声打开了，一个便衣特务从屋里出来，向街西酒铺走去。吴师傅心里盘算，看起来敌人还不知道陈百顺一伙的下场，眼下是收拾屋里敌人的好机会。于是，吴师傅带着小三轻轻蹑进外屋，顺手操起锅台上的一把锋利的菜刀，吴师傅又示意小三关上门。屋里的便衣特务听到响声，以为买酒的那个家伙回来了，他伸了伸懒腰，探着头说：“是二锅头吗？……”说时迟那时快，吴师傅的大菜刀劈头而来，只听“哎呀”一声，这小子就瘫在地上了。小三顺势轮起小炉匠用的榔头照那家伙头上砸了两下，这家伙顿时断了气。吴师傅迅速取下特务身上的手枪，父子俩奔到后院，从土墙里取出修好的那两支枪，然后把枪藏在小炉匠的货箱里，挑着担子连夜朝海

滩奔去。

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吴师傅和小三刚出了汉沽镇，从寨上方向传来枪声。吴师傅情不自禁地对小三说：“准是鬼子、汉奸发现咱们杀死的坏蛋，为他报丧呢！”小三兴奋地说：“等发现河里淹死的那伙坏蛋，让他们一块办丧事吧！”

黎明时，吴师傅父子找到了修枪的老李。老李见到他们父子俩个非常高兴。当他见到吴师傅送来三支驳壳枪时，惊奇地问：“吴师傅，两支枪怎么变成三支枪啦？”吴师傅便把所发生的事情前前后后说了一遍，又诚恳地说：“老李，为了打倒鬼子汉奸，解放受苦受难的穷苦人，我们父子俩决心参加民先队。”老李紧握吴师傅的大手说：“你们为革命作出了贡献，我代表抗日民先队向你们祝贺！欢迎你们参加抗日民先队！”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插图 王志恒)

闹市夺枪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盐滩上的民兵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的教导，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经常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夺取武器，武装自己。

一天，他们接到上级派人送来的情报，说第二天有一个班的鬼子兵背着武器经兴隆街去汉沽东洋化学厂执行任务。民兵指导员和连长马上召集各排干部开会研究，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认为这是打击敌人，夺取武器的好机会。究竟怎么个打法？大个子一排长李焕文开了腔：“我看明天咱们化装上兴隆街，乘鬼子经过时，攻其不备，寻机夺枪。”大家一听，感到李焕文说的有道理。接着，同志们又提了一些补充意见，制订了一个完整的夺枪战斗方案。连长作了战斗部署，并强调要“一切行动听指挥”。

转天上午，天气晴朗，在紧靠蓟运河边的汉沽镇的兴隆街上，正是比较热闹的时刻，街两旁的买卖铺开了张，小摊贩的生意人大声吆喝着，人来人往，闹哄哄

的。这时，从街南边走来一个人，三十多岁，大高个子，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鼻梁上架着一副墨光眼镜，看上去倒也精神。他就是化了装的民兵排长李焕文同志，他和连长带领一个排的民兵来执行夺枪战斗任务。他们都化了装，有的扮成卖鱼的、卖草的小贩，有的扮成赶集的农民、工人，分头来到兴隆街上，在最热闹的地方集合。李焕文先到河边看好了地形，并和接应的小船取得联系，这才来到街头集合地点。他坐在一个茶摊旁，买了一杯茶水，一边喝着，一边观察着街上的动静，他见同志们都来齐了，顺手放下茶杯，站起身走进街上的人群里，和连长又悄悄地说了几句，这才按计划闪在路旁。突然，街上的行人骚动起来，纷纷向路两旁躲闪。李焕文抬头一看，只见从街北头走来一队鬼子兵，排头的鬼子兵扛着的那支三八大枪上挑着一面膏药旗，瞪着眼睛在前面走着，后面的鬼子也都扛着枪。

站在人群里的李焕文向四周环视了一下，随着人群向南走去。来到街中心，按约定好的暗号，他把墨镜摘了下来，发出了行动的信号。这时，街旁两个卖小鱼的和买鱼的吵了起来，三说两说，他们就动了手，拉拉扯扯地来到街中心，挡住了往旁边躲闪的人们。人多脚乱，鱼盆踢洒了，鱼篓踩扁了，扁担落到地上，顿时乱成一团。这时，鬼子兵已经走到近前，排头那个打着膏药旗的鬼子兵，贼眼一瞪，扯着嗓子嚎叫着：“什么的干活？开路！开路的！”由于路面狭窄，行人拥挤在一块儿，

鬼子的队伍被迫拉开了距离。李焕文和同志们早已做好了行动准备，他们的眼睛紧盯着连长，等待他的命令。人们越挤越乱，鬼子的队伍被挤散了。这时，化了装的民兵连长把草帽从头上摘下来，往空中一扔，发出了行动命令。李焕文见到信号，一个箭步蹿到排头那个鬼子兵的身后，一把抓住挑着膏药旗的枪筒，往怀里一拉，跟着飞起一脚，踢在鬼子的屁股上，这个鬼子兵大枪出了手，脚下站不稳，来个“嘴啃泥”摔在地上。与此同



时，民兵们也动了手，扁担和鱼篓一齐飞到鬼子头上，鬼子被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转眼间，十来条枪已到了民兵手里。突然，一个鬼子挣扎起来，妄图抵抗，神枪手老王看得清，瞄得准，举枪“叭”的一声，这个鬼子的脑袋便开了花。枪一响，行人更乱了，连长趁机

一挥手，喊了声“撤”，民兵们扛着缴获的武器，迅速离开了兴隆街来到河边，上了接应的小船，飞速划向对岸。

回村后，民兵们看着缴获的武器，个个兴高采烈。老乡们也都赶来祝贺，齐声称赞民兵们闹市夺枪、有胆有谋、速战速决的英雄事迹。

天津汉沽盐场 红盐兵

(插图 刘建平)

刘家房子围歼战

在天津西南方向，马场减河流经万家码头到小王庄一带，河北是敌占区，隔河相望则是我们的解放区。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匪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打击下，龟缩到据点里，并在紧靠马场减河的洋闸、渡口等地各个炮楼里加强了警戒力量，妄图进行顽抗。他们还时常偷渡马场减河，为非作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广大人民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纷纷要求抄他们的老窝。

在这种情况下，小王庄民兵小分队按照上级的指示，在马场减河北岸积极开展了打击敌人的活动。马场减河北岸，从天津至盐山的公路上经常有敌人的装甲车和汽车来往巡逻，民兵战士们白天把枪一架，和小王庄的群众一起种地，敌人来了，就趴在河堤上打阻击。深夜，又和小王庄的群众一起在公路上和通往根据地的小桥下面埋设地雷，炸得敌人心惊肉跳，不敢轻易过河搔扰。民兵们越战越勇，连敌人岗楼底下也埋上了地雷，匪兵们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不敢妄动一步。他们还时常在夜间从钱家圈摆渡过河，和王美城、胡连庄、刘家房子的干部、民兵联合起来，在大道上、公路边、岗楼附近

埋设地雷，炸得敌人晕头转向，不得安宁。

一天傍晚，小王庄的九个民兵又悄悄渡过马场减河侦察敌情，为有效地歼灭敌人作好准备。他们摸到离刘家房子不远的王美城村旁边，就听见人喊狗叫，不知道有多少敌人在这里驻扎。为了摸清情况，九民兵迅速地商量了一下，分三组当成三个连，突然吹起了冲锋号，呼喊“一连上”！“二连上”！“三连上”！接连打出了几个排子枪，扔出了手榴弹，摆出了大举进攻的架势，打得敌人连滚带爬，丢盔解甲，夹着尾巴逃跑了。民兵们进村后，从这条胡同跑到那条胡同，造成人多势众的假象，并且在大街上写满了标语，进行了高房广播，宣传党的政策。当地村干部介绍了刘家房子住着一个特务营，营长李胖子非常顽固等情况。天亮前九民兵撤出王美城，回到了钱家圈，向主力部队领导作了汇报。

过了几天，刘家房子的村干部装作打鱼的，来到了钱家圈渡口，送来了有关特务营的情报。主力部队和民兵的指挥员及时研究了情况，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插入敌后，围歼刘家房子，活捉李胖子，为解放天津扫除障碍。小王庄的民兵们听说要过河打击敌人，个个摩拳擦掌，只等一声令下，就立即冲入敌群，向敌人讨还血债。

夜深了，扬闸、渡口的敌人岗楼的探照灯不时地扫向马场减河。河边的刺蓬菜长得有一人多高，秋风一

吹，沙沙作响。我们的民兵和主力部队规定好口令，每人左臂系一条白毛巾作标记，集结在钱家圈渡口，迅速渡过河去。

凌晨两点来钟，主力部队和民兵们已经到了离马场减河十来里地的刘家房子附近，从东、西、北三面对敌人实行月牙形包围。按照原来的部署，村南面由小王庄民兵小分队担任主攻。深秋的天气，露水洒在民兵身上，显得格外冷。但是，民兵们的心里好象烧着一团火，决心在这次战斗中，配合主力部队狠狠打击敌人。民兵队长佟德起悄悄地对同志们说：“一定要听上级的命令，先由那三面打响，空着这一面，侦察敌人的火力。现在要隐蔽好，等敌人靠近了再打！”

主力部队的指挥员见已经部署完毕，就带领手榴弹组和尖刀排，迅速地插进刘家房子。盘踞在地主大院里的敌人的岗哨发觉了，大声喊：“你们是那一部分的？半夜三更出来干什么？”

“我们是八路军！”

敌人的哨兵被吓得一愣，没等他清醒过来，就被我们迅速地解决了。指挥员立即下达了冲锋的命令。煞时间，手榴弹爆炸声，迫击炮声，机枪步枪声汇合着战士们的喊杀声，顿时响成了一片。大院院墙外的玉米秸这时被火烧着了，火光照得天空通红。院里的敌人乱成一团，绝望地狂叫着：“不好了，八路军打来了！”特务营营长李胖子站在院子当中，听了听枪声，发现南面没

有动静，就逼着三十多个匪兵向西南方向冲了过来，妄图从这里突围。等敌人靠近了，民兵队长佟德起喊了声：“打！”民兵左之汉、王长德、左凤元等立刻把手榴弹扔了过去，接着打了一阵排子枪，敌人应声倒下了一大片，只好扭头往大院跑。这时，我们的手榴弹组和尖刀排已经迅速上了高房，占领了制高点，用火封锁了大院，只有李胖子一人窜回大院屋里。剩下的敌人一看回老窝不行了，就又向民兵小分队冲过来，妄图作垂死挣扎。民兵们在佟德起的指引下，又打退了敌人的第二次冲锋。在“缴枪不杀”的喊杀声中，剩下的敌人乖乖地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了。小王庄民兵小分队象旋风一样上了高房，和主力部队一起，用强大的火力把敌人压回到屋子里去。

特务营营长李胖子眼看自己要完蛋了，急得嗷嗷直叫：“他妈的！几个土八路，你们怕什么，给我冲出去，后退者枪毙！”匪兵们一露头，就被我主力部队和民兵打了回去，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一败涂地。

战士和民兵冲进地主大院的正房里一看，李胖子正躲在桌子低下发抖呢。王长德一看到这个坏蛋，气得直咬牙，用枪口顶住他的前胸，大声喝道：“不许动！举起手来！”这个家伙慢慢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象一摊泥，一屁股坐在地上，当了我们的俘虏。院里残存的三十多个匪兵也都纷纷交械投降。就这样，只用了四十多分钟的时间就胜利地结束了这场战斗。



这一仗，我们缴获了迫击炮两门，转盘机枪两挺，还有许多步枪、手枪，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匪帮的反动气焰。马场减河两岸的广大群众非常高兴，互相传颂着子弟兵和民兵克敌致胜，抄刘家房子敌人老窝的英雄战迹。

天津市南郊区民兵报道组

(插图 杨国良)

截击军列车

一九四二年秋，盘踞在唐山一带的日本鬼子，被我抗日军民打得焦头烂额，急忙从塘沽港口运来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给养，妄图挽回败局。宁河、汉沽地区地处天津和唐山之间，这一地区的铁路线，便成了日本鬼子运输军火、粮食的交通命脉。为了阻滞敌人运输军用物资，配合我主力部队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上级交给共产党员郑宝来领导的抗日游击小分队一个新任务——炸毁敌人的机车，夺取军用物资。

在汉沽附近的游击区杨家泊一个“保垒户”家里，游击小分队队长郑宝来，召开了研究炸毁敌人机车作战方案的民主会。会上，侦察员王小清向队员们介绍了北塘、茶淀、芦台、田庄等几个小火车站的敌特概况，接着郑宝来举着地下交通员送来的“火柴信件”说：“根据天津敌工部‘内线’同志的可靠情报，鬼子一列军需火车将在明天早七点从塘沽车站发车，开往唐山。上级党组织指示我们，要想尽办法把机车炸掉，并缴获车上的军需物资。”同志们听说要炸敌人机车，顿时群情振奋，纷纷请战。郑宝来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咱们要

好好讨论一下作战方案。”炸机车是一个新课题，队员们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一时不知从哪里谈起。坐在队长身旁的爆炸组组长梁必同志憋不住了，站起来说：“根据王小清化装侦察的情况看，尽管鬼子在车站、道口、桥梁等处戒备森严，又有伪军巡逻护路，不过那么长的铁路总有薄弱环节。我们可以想法避开敌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炸药埋在火车轨道上，等火车过来时一拽拉绳，鬼子机车不就被炸毁了吗！”大家一听梁必说得有理，就热烈地讨论起来。这个说：“北塘至芦台这段铁路属于芦台车站警务段鬼子松奇管辖，芦台以东就属胥各庄车站警务段的鬼子高桥管辖了。咱们可以利用他们各管一段的弱点。”那个说：“芦台以东那段铁路北侧有几百亩地的大片芦苇，是我们隐蔽和转移的好地方。”郑宝来说：“对！我们就在鬼子兵力薄弱的芦台和田庄之间伏击敌人，利用铁路北侧的大片芦苇有利地形，炸毁敌人机车！”队员们表示赞同。接着大家又仔细研究了对付敌人巡逻护路队的办法。郑宝来转身对梁必说：“老梁，这回又该你们爆破组显神威了。机车全是铁家伙，用自己制作的炸药炸这玩艺儿可是第一次呀！”梁必说：“加大药量不会有什么问题。为了打击日本鬼子，出生入死也要把敌人的机车炸掉，完成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于是郑宝来叫人通知宁河、汉沽解放区组织百十辆大车，准时赶到芦台、田庄之间的芦苇地，等候运送缴获的军需物资。游击队员们也分头作好战斗准

备。

上月二十二日凌晨，郑宝来带领游击健儿和二百多名老乡，百十辆大车，分别隐藏在芦苇地里。为了避免响动，事前给骡马带上了笼头，解下铃当。赶车的老乡看好牲口，游击队员们作好战斗准备。人们从芦苇间隙看到两个持枪护路的伪军在路基上来回走动，为了保证炸车任务胜利完成，不好事前惊动敌人，大家心里都很着急。

不一会儿，从田庄方向走来两个挑着货箱的小贩，他们和护路伪军打了个照面，朝游击队埋伏的地方走来。两个伪军闻到一股扑鼻的油香味，嘀咕几句便两眼直盯着货箱跟了过来。一个伪军说：“站住！挑的是什么东西？”小贩回答说：“油酥烧饼，唐山熏鸡，到前边村庄去卖。”另一个伪军咧着嘴说：“我猜是卖吃食的，怎么样？该咱俩运气！”两个匪徒看到烧饼、熏鸡，不由分说抢过来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突然，两个小贩大吼一声“不许动！”两支手枪的枪口已对准了这两个护路伪军的后背。原来，这两个小贩都是我们的侦察员，他们的任务是专门对付敌人的巡逻队，如果敌人多，便把敌人引到游击队埋伏圈，大家一起下手对付；如果遇到的敌人少，就自己对付，尽量不要有响声，以确保爆破队员完成埋设炸药的任务。这两个伪军作梦也没想到就这样成了游击队的俘虏。

梁必一看解决了护路伪军，立即带领爆破队员迅速

接近路基，把特地加大的炸药包埋在铁轨下，拴好拉绳，回到芦苇地里等待从西来的军需列车。八点多钟，“鸣——”从西面传来了刺耳的汽笛声，黑乎乎的火车头拖着沉重的车身飞奔而来。火车爬到了埋设炸药的位置，说时迟，那时快，梁必两手猛力一拽拉绳，“轰”的一声，火光、浓烟从机车底下冒了出来。郑宝来一见机车被炸，马上带领游击队员一边向押车的鬼子射击，一边直向火车冲去。不料，不知是炸药的力量不够，还是没有炸到机车的要害部位，只见机车颠簸一下放慢了车速，然而却照样爬行。梁必一看机车没停，暗暗骂道：“妈的！我叫你跑！”抱着地雷“噌”地蹿上路基，一伸手抓住了机车的弓形扶手，两脚轻轻地落在脚蹬上，侧身向司机室内一看，嗨！司机和司炉早已不见了。这时，两个爆破队员扛着炸药也跟着梁必来到了司机室。他们虽然经常扒敌人火车，但都是夺取车上的军事物资，对机车的机件性能却不清楚，觉得把炸药放在哪里也不太合适。火车由于惯性还在爬行，如不马上炸毁机车，就会贻误战机。时间就是胜利。梁必想到这里，心急如火。忽然他发现机车的烟囱冒着黑烟，心想把地雷顺着烟囱放进去，爆炸威力更大，便向机车上的队员喊了声：“你俩赶快下车，这里危险！”两个爆破队员抬头一看，梁必背着地雷已爬到机车的烟囱旁。“梁组长——”梁必听到喊声，回头一看队员还没下车，便命令道：“快去帮助同志们卸车上的物资，不要管我！”接着便举起

有力的双手，把地雷拉火拔开，扔进烟囱，惊天动地一声巨响，机车锅炉变成了碎铁飞向天空，顿时敌人火车象条死蛇一样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梁必同志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时，游击队和赶车的老乡一见火车不动了，喊着“杀”声从四面八方蜂涌而上，押车的鬼子除了被游击队击毙者外，余下的几个鬼子全都举手投降。截击军列车的战斗先后不到十几分钟就胜利地结束了。郑宝来指挥大家抬的抬，扛的扛，把四节车厢的军用物资装上早已准备好的大车，运向解放区，余下的物资连同火车车厢一起，倒上汽油，放火烧掉。长长的列车象火龙一样燃烧起来，映红了天空。等鬼子发现机车被炸、军用物资被夺时，郑宝来早已带领游击队和百十辆大车走远了。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智取炮楼

一九四六年，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龟缩在汉沽镇的本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广大渔民的血腥统治，妄图垂死挣扎。伪保安队在镇东头的寨上路口新修了一座炮楼，设下了哨卡。这里正是附近各村来往的必经之地，伪保安队盘查来往行人，对我沿海解放区进行严密封锁，并乘机勒索、抢劫渔民的钱财，广大渔民无不恨之入骨。

农历八月的一天清晨，一些赶早市的渔民三五成群的沿着公路向汉沽镇走来。行人中，有一个中年妇女，她头上围着一块花格土布头巾，穿一件半新夹袄，胳膊上挎着一个篮子，看上去象是赶集市的，可实际上却是化装执行侦察敌炮楼任务的邵茹金大嫂。邵大嫂一边走，一边想着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情况，考虑着对付的办法，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她不禁回想起了昨天接受任务时的情景……

蔡家堡村的民兵根据上级的指示，作出了端掉这座敌炮楼的决定。民兵队长王国发立即召开了军事民主会，研究行动方案。大家听说要拔掉这颗钉子，人人兴高采烈，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出发，投入战斗，

端掉这个炮楼。同志们纷纷献计献策。身材高大、剑眉虎眼的王队长坐在炕桌前，仔细地听着大伙的意见。坐在地下的几个青年民兵，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

“炮楼里没有几个敌人，咱们化了装，乘赶集市过炮楼时，把岗哨的枪夺下来，冲进去，端了炮楼就从水路奔解放区。”“对，痛痛快快地干它一场！”“狠狠教训一下这些乌龟王八蛋！”

在炕角坐着，一直在吧哒着旱烟袋的老赵这时开了腔，他摆了摆手说：“不妥当！虽说炮楼里敌人不多，可就在镇边上，一旦打起来，枪一响，镇里的敌人就能立即增援，不易成功。依我看，咱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对！”

“有道理！”

有几个人当即表示赞同。这时，老赵凑到炕桌前，用煤油灯假设敌炮楼，用手蘸着茶碗里的水画出了镇子和公路的位置。然后，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遍，不慌不忙地说出了自己设想的作战方案……

顿时，会场热闹起来了，大家对老赵提出的作战方案，一致同意，又提了许多补充意见，使之更加完善。最后，王国发同志充满必胜信心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我们就给他来个智取炮楼。”为了摸清敌人的底

细，先要侦察一下炮楼内敌人和周围的情况。这时，坐在炕沿上的邵大嫂站了起来，激动地对王队长说：“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大嫂，你行吗？”有人担心地问。

“行！我镇子上有亲戚，便于掩护，保证完成任务！”邵大嫂诚恳地请求道。

看着语气平静，但是几经险风恶浪考验的邵大嫂那充满胜利信心的坚定的面孔，王队长同意了她的请求，决定派她化装成赶集市的，见机行事，完成这次侦察任务。

……

“哎，到前面小心点，别使你那楞性子。”

“哼！我一看他们为非作歹，这气劲就忍不住！”

忽然，前面两个挑担子小伙子的对话，打断了邵大嫂的回忆，看看前面就到炮楼了，她掠了掠垂到头巾外面的发梢，从容镇定地走向前去。

邵大嫂来到寨上路口时，站岗的敌哨兵用枪拦住了她。这小子歪戴着一顶毡帽，叉开两腿，斜楞着两贼眼问道：

“干什么的？”

“赶集市。”

“篮子里是什么？”

“是俺攒的几个鸡蛋。”

敌哨兵一听说是鸡蛋，恨不得一把就夺过来。他装

腔作势地说：“拿过来，检查检查！”

邵大嫂想乘机了解一下这里敌人的人数，就故意为难地说：“老总，俺这几个鸡蛋还得去集市上换点柴米钱呢，你们弟兄多，想吃鸡蛋，俺下次多带几个来。”

敌哨兵一听这话，立刻把驴脸一耷拉，鼻子一哼说：“下次多送点可以，这些个，够我们两个吃的啦！”

邵大嫂听他说出“两个”来，心里一阵高兴。正待想法进一步证实一下，只见这个家伙扭头朝炮楼里喊：

“伙计，腾个家什盛鸡蛋！”邵大嫂一看机会来了，立即机警地说：“要说你们整天也够辛苦的啦！这几个鸡蛋



就给你们弟兄留下吧，下次来了一块算账。”说着就往炮楼里走。这个家伙正要去拦，炮楼里的那个家伙就嚷开了：“还等什么，赶快拿进来吧！”

邵大嫂马上应道：

“来了！”说着走了进去。进了炮楼，那个家伙只顾往外拣鸡蛋。邵大嫂借机仔细地观

察：只见靠墙边支着两个床铺，枪架上摆着一支枪，挂着一条子弹袋。这证明这里平时只有两个敌人，两支枪。邵大嫂拿了篮子，走出门口，又机警地观察了炮楼周围的情况，看到跟往常没有什么变化，就放开脚步，朝回村的路上走去。

这天深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从寨上路口的炮楼里射出两道昏黄的灯光，象饿狼瞪着一对鬼火似的眼睛一样。偶尔从远处村镇中传来一两声狗叫和巡逻敌人的吆喝声。这时，七、八个黑影悄悄地来到了炮楼附近。这就是民兵队长王国发带领着蔡家堡的民兵，来端敌人炮楼。他们迅速地隐蔽在一片碱蒿棵中，观察着前面的情况。灯光下，只见三个查哨的敌人来到炮楼跟前。一个头戴礼帽、身挎盒子枪的家伙，跟敌哨兵嘁喳了一会儿，又回去了。果然，镇里的敌人对这里戒备很严，查哨很紧。如果我们的行动稍有大意或拖延，立刻就会招至镇内大队敌人的增援，破坏我们的行动计划，所以，我们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胜利完成这次任务。王国发暗暗想着，对大家军事民主会上研究的作战方案，感到更有把握了。按预定方案他把六个民兵分成三组，一组从后面摸上去，捕捉站岗的哨兵；二组担任策应，在路边隐蔽，他们的任务是监视敌岗哨，观察镇子里敌人的动静，如果一组在捕捉敌哨兵时不得手，他们就从正面猛扑上去，干掉敌哨兵；三组负责收拾炮楼里的敌人。安排停当后，大

家立即开始行动。王国发带领二组的两个民兵悄悄地向路边迂回过去。正当他们接近隐蔽地点时，突然，“哗啦”一声水响，紧接着“扑楞”一声，一只栖在路边盐池沟里的水鸟，被惊飞了起来。

“谁？快出来！”这个站岗的家伙立刻咋唬起来。

目标暴露了，怎么办？同志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王国发身上，只等一声令下，立即冲上去。此时，王国发清醒地意识到，继续隐蔽是不可能了，他估计一组这时大概已经接近敌人了，必须当机立断，走出去吸引敌人，给一组创造下手的机会。几秒钟的功夫，王国发迅速地作出了果断的决定，他把大手一挥，压低了嗓音，镇定地说：“跟我来！”说完一步跨上公路，大摇大摆地向敌人走去。

“干什么的？”伪军哨兵见走来几个人影，立刻惊魂未定地大声嚎叫起来。

“过路的。”王队长一边回答，一边继续朝伪军哨兵大步走去。

“他妈的，深更半夜过什么路，站住！再往前走，老子就要开枪啦！”这小子心里发毛，一边说，一边把枪栓“哗啦”一声拉开。

民兵队长王国发把枪紧紧攥在手中，继续往前走。敌哨兵发觉情况不妙，正要扣扳机，突然被后面两只铁钳似的大手掐住了喉咙，拖到了路边。原来，刚才一组的同志摸到敌人岗哨跟前的一道土坎下，发现这个家伙

站在二十多米远的平坦坦的碱地里，四下连棵草都没有，很不好接近，他们便顺着土坎从左边绕到敌哨兵跟前。当他们正要动手时，这家伙突然转过身来，猫着腰往四下里乱看。他们只好趴在那里，等待时机。可巧二组这边一阵响动，惊动了敌人，这个家伙立即被王国发他们吸引过去。他们乘机摸了上去，活捉了敌哨兵。

在炮楼里睡觉的那个伪军，被刚才外面的喊声惊醒了，披上衣服走出来。出门一看，伙伴不见了，转身就朝镇内跑。可是，刚跑了两步，“叭叭”一声被绊倒，摔了个狗吃屎。两个暗中埋伏的民兵，一跃而上，把他捆了起来。王国发带领同志们迅速地捣毁了敌炮楼，带着缴获的枪支、子弹，押着俘虏，迅速奔向解放区。

天津市汉沽区民兵报道组

(插图 刘建平)

巧炸百孔桥

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军在冀东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妄图用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扑灭我国人民的抗日烽火。当时日本鬼子控制的京山线成了它侵略和掠夺我国的主要交通线。汉沽一带的鬼子利用这条铁路抢走了我国海盐、粮食和化工产品，运来了大批军火武器和鬼子兵，对我国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和血腥的统治。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铁道线长又长，
鬼子用它逞凶狂：
运来了杀人军火，
抢去了大批财粮。
车车装的是民族恨，
满腔烈火燃胸膛，
总有一天要算账，
消灭鬼子吃人狼！

活动在宁河、汉沽地区的抗日民先队，为了开辟敌战区的工作，拖住敌人进犯解放区的后腿，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大规模地破坏敌之交

通线，妨碍敌之运输，直接帮助正规军的战役作战”的教导，根据上级指示，决定炸毁京山线上靠近汉沽地区的百孔桥，使敌人的铁路交通陷于瘫痪。

天已经黑了，离铁路不远的杨家泊村，一家小油灯忽闪忽闪地亮着，民先队正在开会，研究炸毁百孔桥的



作战方案。队员杨文阁请求任务：“毕排长，叫我去吧，我水性好，趁着天黑我钻到桥下把它炸掉。”毕洪志说：“这桥上有一个排的鬼子兵，防守严密，探照灯一开把大桥上下照得锃亮，你一个人去有危险。我看还是想个更稳妥的办法。”大家急着问：“排长，你说咋

办？”毕洪志扫视了一下周围的同志，然后坚定地说：“我看给它来个引狼出洞，巧炸百孔桥。我带两个班攻打离铁桥不到一里地远的那个炮楼，诱使桥上的鬼子出来增援。项新同志带着另一个班，用小船装好炸药隐蔽在通向桥下的芦苇中，我们这边一打响，你们乘机快速靠近大桥。炸毁百孔桥后，你们马上撤回杨家泊。”“好！就这么干！”队员们兴奋地说。

第二天深夜，大地一片漆黑。毕洪志和项新分别带领民先队员们来到预定地点，隐蔽妥当。这时，一辆铁甲车开来，习惯地向四周胡乱打了一阵枪后，几个鬼子机械地探出头来，看看没有什么动静，就又把头缩了回去。

听不到铁甲车的轰隆声了。毕洪志眼睛盯着炮楼，高喊了一声“打！”顿时，手榴弹、步枪、猎枪一齐向鬼子炮楼开了火，民先队员还用两响鞭炮放在煤油筒里，点火引响后发出哒哒哒的声音，真象机枪，故意造成声势迷惑鬼子。火光冲天，杀声动地，打得炮楼里的鬼子晕头转向，乱作一团，鬼子兵一边朝外胡乱打枪，一边用电话向守桥的鬼子求援。

护桥的鬼子兵以为八路军大部队打来了，赶忙向呼救的炮楼增援。几十个鬼子边跑边放枪为自己壮胆。

埋伏在芦苇丛中的民先队员们，一听西边炮楼打响了，观桥上的鬼子慌忙跑去增援，立即驾着小船飞速地向百孔桥划去，掩护小船的队员们的眼睛紧紧盯着桥上

的动静。桥上的鬼子岗哨被炮楼那边枪炮声吓懵了，一点也没发觉民先队已到了他们的脚下。只见桥下一道闪电似的火光，接着就是“轰！”的一声巨响，百孔桥被端上了天。

增援炮楼的鬼子，听到身后的爆炸声，撒腿就往回跑，到百孔桥下面一看百孔桥已经变成一堆碎石废铁了，气得鬼子小队长暴跳如雷，哇哇乱叫。

这时，毕洪志和队员们已经顺利撤出了阵地，满怀胜利的喜悦，迎着东方初升的太阳，回到了杨家泊。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插图 齐林)

夜夺“洒金坨”

一九四四年初，盘踞在冀东一带的日本鬼子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其残酷的“三光”政策，进行经济封锁。这样一来，我军一些急需的军用物资可就有了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冀东军分区第五专属武装科科长肖明同志亲自把这项任务布置给了抗日民先队派他们深入到汉沽地区各工厂，依靠广大工人群众解决这一问题，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旧历五月初四这天，民先队排长项新和队员刘金顺，带着这一任务秘密地来到了汉沽洗盐厂设在洒金坨的扬水站，很快的就和“内线”——开柴油机的工人老白等同志取得了联系。项新他们在老白等工人的协助下，经过两天侦察，得知鬼子五月初二，由汉沽车站运进“洒金坨”仓库大批钢材、电线、皮带和铜板等重要物资。

鬼子设在“洒金坨”的仓库是专门供应洗盐厂这一带的扬水站维修机器设备的。这个仓库是个长方形的大院，东西有四百多米长，南北有二百多米宽。里面有很多的库房，院墙有二丈多高，墙上还装了电网。仓库院墙外的四周还挖了二丈宽、一丈深的大沟，院墙四角均

设有碉堡。仓库的北面，由仓库通向大路道旁有一座三层炮楼，驻有鬼子、伪军一个排，敌人对这仓库把守得很严密。根据这些情况，项新、刘金顺俩人暗暗思量着：“夺取这个仓库物资，人少是不行的。然而人多又容易暴露目标，万一有响动，四面的敌人就会来支援，不但夺不走物资，反而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怎么办呢？他俩就把内线工人老白、徐汉臣、高玉彬等人找来，在工棚里秘密地研究起来。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

“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的伟大教导，充分研究了敌我情况。工人老白说：“鬼子以为仓库四周有炮楼碉堡保护，高墙上有电网，又有哨兵日夜把守，就可以万无一失了。所以，夜间院内只有一个流动哨兵，库门口有一个伪军站岗，其他伪军和那个管仓库的鬼子松本，一到夜间就打牌赌博，自寻其乐去了。如果我们选择一个雨天黑夜趁敌人麻痹大意把仓库内伪军鬼子收拾了，只要不出响动，碉堡、炮楼里的伪军、鬼子是不会出来的。然后再用鬼子大车把库里物资装上车，逼着伪军押车装扮成往海边水门送材料就可以骗过炮楼里的敌人……。大家一听都连声说这个办法好。随后排长项新同志详细地研究了这场战斗的每一环节和注意事项，同时让徐汉臣、高玉彬，马上回到仓库里把内线库工们组织起来作为内应，于是夺取敌人仓库物资的行动计划就这样确定

了。

一天深夜，闪电不时地划破漆黑的夜空，雷声滚滚，倾盆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项新从工棚往外看看这天气，心里暗暗的高兴用手拍了拍刘金顺的大腿说：

“今天机会真好，你马上找老白，通知大家立即按计划行动。”不一会儿，三个黑影就飞快地从工棚走出，消失在雨雾中了。

由工人老白同志引路，项新和刘金顺很快来到仓库院门前，他们借着闪电和炮楼上不时射过来的探照灯光，清楚地看见仓库院的门洞里，一个被大雨淋得象个落汤鸡似的伪军，抱着枪缩着脖子站在那里，冷得直打哆嗦。项新、刘金顺、老白他们顺着仓库院墙根悄悄地摸到伪军跟前：“不许动”！项新低声命令道，两支手枪早已顶住了伪军的后心。项新压低了声音说：“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专杀鬼子和汉奸，只要听我们的，保你活命！”伪军一听不杀他，这才用颤抖的声音回答：“听……听你们的，只要活命就行”。这个伪军哨兵就在刘金顺的威逼下，去叫仓库院大门。院内那个流动哨兵听见大门外的哨兵叫门，骂道：“他妈的！还不到换岗时间，叫什么？”门外的伪军忙回答：“衣服都湿透了，我进去换换衣服。”不一会就听到仓库院的大铁门锁头响，接着哐的一声大铁门就裂开了一条缝，项新他们趁势一步垮了进去，这个伪军哨兵一看进来的不是叫门的伪军，觉得情况不好，刚想叫喊，四支铁钳般大手狠

狠地掐住他的脖子，堵住他的嘴，不一会儿这小子就断了气。这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徐汉臣和高玉彬。项新在徐汉臣耳边轻声地说：

“按原计划进行”。接着他们几个人就悄悄地摸到了值班室。这时风雨更大了，项新、徐汉臣他们透过玻璃窗往屋里一看，管仓库的鬼子



松本正和伪军麻班长及四个伪兵在打牌。没有打牌的两个伪兵正在侍候松本和麻班长喝水，吸烟。徐汉臣在项新耳边低声说：“管仓库的鬼子伪军，除了外面那两个，剩下的都在里面了。”“好！一个也不叫他漏掉！”项新边说边布置了收拾这几个敌人的方案。鬼子、伪军越赌越起劲，几个头凑在一起，正粗脖子红脸地争夺输赢的时候，项新、刘金顺象闪电般冲进屋里。“举起手来，缴枪不杀！”这突如其来的命令声吓得敌人魂飞魄散，不知怎么好。管仓库的鬼子松本一看是两个八路，便哇哇乱叫，连忙转过身去取挂在墙上的手枪，企

图顽抗，守在门口的老白一个箭步窜了过去，照着松本的头就是一板子，“咕冬”一声鬼松本就象一面破墙倒在地上。几个伪军一看松本被打死了，吓得跪在地上象捣蒜一样磕头求饶，嘴里不住地说：“八路老爷饶命……”。“要想活命只有听我们的！”项新冲着他们说道。伪军们连声说：“是……是，一切听从！”项新叫伪军麻班长从鬼子尸体上取出库房钥匙，把仓库门打开。一会功夫老白，徐汉臣，高玉彬等把鬼子的三辆大马车套好，装起物资来。装好车后，把伪军俘虏押上车，赶出了仓库，直奔大路而去。

三辆马车在风雨中飞快地行驶着，刚到炮楼跟前，炮楼上的探照灯就照了过来。炮楼上的伪军一看从仓库院里出来了三辆装满货物的大马车，马上喝问：“口令。”“警备。”押在第一辆大车上的伪军麻班长流利地回答着。炮楼上的伪军又继续盘问：“你们到哪里去？”“我们奉洗盐厂横山太君厂长命令，给他们往水门送检修机器的材料！他妈的，唐狗三你听不出我是吴班长吗？耽误时间皇军怪罪下来，非找你小子算帐不可！”炮楼上的伪军一听是守仓库的吴麻子班长，于是就把探照灯移了过来，他借着灯光看看这第一辆车上的吴麻子，又看了看后两辆车上“押车”的几个弟兄，心想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自找没趣。于是，改了口气讨好地说：“黑灯瞎火的，又下这样大雨，还去送料，小心路滑可别翻车呀！”“有啥办法，横山太君的命令谁敢

不去？”吴麻子回答着。赶车的工人们吆喝着“驾！
驾！”赶着马车顺利地通过了炮楼，向河间解放区奔
去。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插图 王志恒)

巧阻顽敌

一九四八年，我八路军和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方针，一举解放了津南县大部分，惶惶不可终日的国民党匪军，龟缩在马厂减河以北的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但是狗改不了吃屎，他们总是偷偷摸摸地向我根据地袭击，妄图摧毁我根据地和联防各村民兵力量。

这年秋天，高粱红头，玉米飘香，眼看又是一个丰收年景。一天，盘踞在小站地区的国民党匪军网罗了地主还乡团“伙会”，总共三百多人，越过马厂减河奔中塘、中福台、北抛庄而来，计划往南延伸到沧州等地，敌人走一处抢一处，十几辆大车装满了抢来的粮食、牛羊和衣物等。中午时，匪军来到李官庄村，一进村就是绑人抢粮，宰牛杀羊，恣意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就在这时，北抛庄村东“叭！叭！”两声信号枪响，正在地里干活的北抛庄九位民兵，立即放下手中的镰刀，抄起钢枪，一溜烟地奔向村边设有碉堡的高房。民兵们迅速地爬上高房，定神一看，只见距北抛庄二里远的李官庄村房上房下尽是国民党匪军，再往近处一瞅，十几个国民党的匪军探子离北抛庄只有五、六百米远了。情况万

分危急，九民兵心急如火，一下子围住民兵队长、共产党员马如我，纷纷请战。有的说：“队长，快下命令吧！”有的说：“这一仗怎么打，队长，快作决定吧！”民兵队长马如我环视了一下周围的同志们，镇静地说：“敌人来碰我们，定叫他有来无回！同志们，跟我来！”九民兵没竖梯子，就“唰”的一声跳下高房。他们首先转移了军用物资，然后直奔交通沟。这时，十几个匪军越来越近，四百米，三百米，二百米，一百米……。匪徒靠近了，马如我果断地把臂一挥，大声喊到：“打！”十来支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飞向敌群，交通沟前硝烟弥漫，敌人见来势凶猛，顾不上还一枪，调转屁股撒腿就跑，匪班长边跑边拚命吼叫：“他妈的，不许跑，给我顶住”。可是匪兵们为了活命，哪管那一套，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一窝蜂似地连滚带爬往回逃窜。趁敌人慌乱之机，九民兵顺着交通沟绕出二、三里，在李官庄村东南的青纱帐里埋伏下来，仔细地看，静静地听敌人的动静，只听见恼羞成怒的匪连长大骂逃回的匪兵：“你们这群废物，全是怕死鬼！不管他是八路还是民兵，不管他人多还是人少，也要给我顶住！”民兵队长马如我高兴地说：“嘿，看来敌人摸不清咱们的底，咱就给他个将计就计，咱九人按五十米距离分散开，找好掩体，上好子弹。如果敌人向咱北抛庄进犯，咱就给他来个迎头痛击；如果敌人不出村，咱就向村里攻击”。果真没出我们所料，敌人嚎叫着向北抛庄冲来，民兵队长说了声“散

开！准备战斗！”九民兵迅速地散开了。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敌人陆续出了村。一个民兵低声喊到：“队长，快打吧”！马如我说：“沉住气，不到火候。”眼见出村敌人已有七、八十人了，这时，队长一声令下“打”，九民兵集中火力，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顿时响成一片，震耳欲聋，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乱了阵脚，前面的敌人以为进了八路军的包围圈，一看战线这么长，不知碰上多少八路，吓得魂飞魄散，只好打枪掩护后退，后面的敌人没拐墙角，更是吓得屁滚尿流，捆好的牛羊，抢来的粮食，没来得及装车扔了一地，象一群惊弓之鸟，争相逃命，躲回据点去了。九民兵夺回了大量财物，营救了李官庄村许多受难的群众，他们都眼含热泪热情赞



扬九民兵巧阻顽敌，英勇斗争的事迹。

天津市南郊区民兵报道组

(插图 刘世铎)

飞车夺枪

一九四二年秋，汉沽地区由化工工人和部分农民组成的抗日民先队成立不久，队员就发展到几十个人。当时他们只有一支手枪，因而武器问题是急待解决的。

一天晚上，队员们正在大陈庄刘金顺家开会，排长毕洪志遵照毛主席关于：“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的教导，组织队员们讨论如何向鬼子夺枪的问题，大家正在热烈发言，这时，突然接到冀东军区送来的一份紧急指示。指示中称：旧历九月初五夜间，有一列从塘沽开往唐山的铁闷子车，沿途除在芦台车站上水外，其它各站一律不停车。其中有一节车厢装的都是武器，望你们设法查清，并把武器搞到手。毕洪志把信念完后，战士们议论着：九月初五夜间，就是今天夜间，时间很紧了，我们必须立即摸清火车什么时候到芦台车站，然后准备扒车。扒车的地点最好在芦台至田庄这一段，因这段敌人兵力薄弱。采用什么办法扒车呢？虽然车厢每侧的尽头都有把手和脚蹬子，但在车门处却没有一点可以站脚的地方，周围又没有可攀登的把手，要想在火车运

行中把车门打开，不想出特殊办法是不行的。这些问题大家进行了反复地研究和讨论。最后制定出了一个周密的作战方案，之后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案迅速行动起来。

天越来越黑了，整个大地罩上了一层黑灰色。在芦台站南边一里地的道口，两只电灯还照常闪着红光，这时一个矫健的身影迅速地避开了道口的哨兵，悄悄地闪进了道口外的小房里。看道口的老黄被这突然进来的铁路工人吓了一跳，他定神一看，原来是民先队的同志，这个同志还没等老黄说话，就把他们来意向老黄说了一遍。老黄立即表示配合行动，并小声告诉他说：“军车夜间十二点到达芦台车站，刚才日本警务段段长松井来过电话，叫我小心看好道口。”化装成铁路工人的民先队员紧紧地握住老黄的手说：“大伯，谢谢你！”这时从南边传来呜——鸣的汽笛吼叫声，老黄赶忙拿起信号灯走了出去。接着，汽笛又响起来，火车嘶嘶喳喳地喘着粗气，飞奔而来，车轮和铁轨的摩擦声，越来越大，地面也开始抖动起来，机车带着一阵冷风冲了进来，路基上的浮土被疾风卷起飞上了天，整个道口被尘土和烟雾笼罩着。老黄趁鬼子哨兵揉眼睛的机会，赶忙用信号灯给化装成铁路工人的民先队员发出了信号，这时民先队员立即冲了出去，直奔飞驰的列车。他抢上一步迅速地抓住了守车弓形把手，身子就象燕子一样飞了起来。伪车长被这突如其来的铁路工人吓得直发楞，刚要喊叫，一支乌黑的手枪立刻对准了他的胸口。“不准动！”

出声就打死你。”伪车长连忙点头说：“是……是……。”

火车进芦台站停车上水。这时一个押车的车警象驴叫一样问道：“车长，到什么站了？”这个民先队员用枪一捅伪车长，伪车长连忙颤抖抖地说：“到芦台站了。一路上没耽误你们睡吧！”不一会列车开动了，这个民先队员从伪车长口中摸清了哪节车是装武器的以后，就把伪车长捆了起来，还用毛巾堵上了他的嘴，他看了看守车房里的日本鬼子和押车警正在鼾睡，就迅速地向装武器的那节车厢爬去。约定的地点到了，他用包着红布的手电筒发出信号，这时只见路基旁草丛里蹭蹭窜出两个黑影，这是毕洪志和刘金顺。他俩迅速抓住了车把手上到车顶，随后刘金顺被车顶上的两个同志系了下来，刘金顺把铁锁砸开，守车上的敌人就发觉了。三只手电筒同时照来，接着“砰，砰！”两声，敌人开了枪。原来，押车的鬼子兵起来小便，一出门发现伪车长被绳子绑着，才知道土八路扒车了。车顶上的两个同志为了掩护刘金顺打开车门，立即开枪还击。突然一颗子弹把系着刘金顺的绳子打断了，此时刘金顺从空中落了下来，然而他攥着门吊的右手并没有松开。全身的重量都落在了右手上，右手火辣辣地疼着，刘金顺清楚地意识到，一松手，就会被疾风卷进车底下，自己牺牲事小，夺取武器的计划就要全部落空，想到这里，他顿时浑身增添了力量。只见他猛一用力，把身子提了上来，左手迅速地抓住了门吊，两只手担负着全身的重量，右手才

轻松些，随后他又用右手紧攥着门吊，用左手使足了全身力气，照准车厢铁三角门鼻子猛力一推，只听“嘶啦”一声，身体随着车门顺着滑轮向右移动，车厢裂开了一尺多的黑缝，他高兴地向车顶上的同志喊了一声：“门开了”，然后一侧身就跳进了车厢。紧接着毕洪志也进到车里。于是他俩就一捆、两捆……往下扔武器，扔到十二捆时传来了火车汽笛声，列车快到进站了。毕洪志马上命令“下车”，顿时三个人跳了下来。预先守候在路基东面的队员们，每人扛着一捆武器，迎着他们跑来，高兴地说：“一共十二捆，对吗？”毕洪志说：“对！我们马上转移。”民先队员刚走不一会儿，日本鬼子便开来一辆铁甲车，下来很多的鬼子兵，把芦台至田庄的所有道口都封锁了。天亮时，敌人又包围了从茶淀至田庄这一段铁路沿线所有的村子。但这时我们英勇的民先队员们，早已到了看财庄，正在开庆功会呢！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严惩海匪

一九四七年秋，盘踞在渤海一带的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组织了所谓国民党海上治安大队。以王兆龙为匪首的这支治安大队（渔民称海匪），不论白天黑夜在海上横冲直撞，以搜八路军为名，敲诈勒索广大渔民。一提起海匪，广大渔民无不恨得咬牙切齿。那时，渔民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渔歌：渤海湾哪浪滔滔，渔民打鱼海上漂，若是碰上狗海盗，抢鱼、抢人、把船烧。

当时，蔡家堡民兵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决心严惩这群海匪，为广大渔民除害，扫清敌占区与解放区水路交通线上这个障碍。

在“诸葛亮”会上，上级派来领导民兵斗争的老梁同志，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给了民兵智慧和勇气。民兵们决定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出敌不意，攻敌不备，袭击敌人。于是，根据海匪经常在这一带海上胡作非为，横行霸道的规律，研究制订了一个智歼海匪的作战方案。

一天下午，海面风平浪静，渔船正在近海打鱼。只

见海匪船气势汹汹地向渔船冲来，前面的渔船发现敌情后，摘下了草帽，发出了信号。各渔船看到信号，迅速散开，做好了战斗准备。

愚蠢的海匪以为这些渔船害怕了，更加得意忘形，恶狼般扑向附近一条渔船。匪船离渔船只有一百来米远了，这时，一个匪徒用公鸭嗓喊着：“把船靠过来！”他的喊声未落，渔船上的民兵赵连武、周奎文对准匪船，叭，叭就是几枪，另一个民兵掌舵，继续后撤。匪徒万万没有想到渔民会给他们“黑枣”吃，海匪顿时乱作一团。渔船上的民兵，趁敌人慌乱之际，忙把仓里早已浸湿的被褥拿了出来，在船上垒起了简易工事，边打边退。海匪头子王兆龙见只有一条渔船，其它渔船已走远了，便壮起胆子，仗着人多，武器好，狼嚎般下着命令：“追船！捉八路！”

渔船象离弦之箭，一会往前猛冲，一会儿拐到敌人左前方，一会儿又转到敌人右前方，瞅准机会对准海匪船就放几枪。海匪们恼羞成怒，死死追着渔船，一会儿揣枪追到这边，一会儿又抱着枪赶到那边，在船上来回转圈子。

匪船离渔船越来越近了，王兆龙躲在仓里瞪着血红的眼睛，恨不得一口把这条渔船吞掉。突然，哒……一阵清脆的排枪，紧接着又是一阵排枪，密集的子彈打在匪船上，几个海匪应声倒下了。原来，这是老梁按计划带着渔船从两侧包围上来了，这突如其来的袭击，给了



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海匪头子王兆龙这才知道是上了民兵的当，只得带领残部，作速溃逃。

这次战斗，狠狠打击了海匪的嚣张气焰，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从此，海匪再也不敢轻易到这一带海上作恶了。我民兵严惩海匪的事迹很快在沿海一带渔民中传开了，广大渔民无不拍手称快。

天津市汉沽区民兵报道组

(插图 南克)

伏击歼敌

解放战争初期，在汉沽地区沿海一带的村庄，活跃着一支民兵队伍——盐民支队。这个支队有三百多人，大多数是盐民。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战斗，打击敌人，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八年六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挽回他们失败的命运，纠集残渣余孽进行破坏和捣乱，作垂死的挣扎。当地的“伙会”（地主还乡团）和国民党的盐警勾结在一起，不断骚扰沿海一带地区的居民，到各村夺粮、抢钱、抓壮丁，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这里，是敌我斗争的边缘地区：北面是京山铁路，有守卫在铁路线上的芦台国民党主力机动兵团和保安队；南面是渤海湾，一望无际的大海；西面是辽阔的盐滩，驻扎着国民党盐警；东面是盘踞着王兰庄据点的“伙会”。这个地区的广大群众，对这些匪徒恨之入骨。

为了消灭敌人，保卫人民，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盐民支队二连遵照上级的指示，肩负着人民群众的希望，迅速来到这个地区，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摸清敌人的情况，盐民支队派出侦察兵侦察敌人的活动，群众也不断送来有关敌人活动的情

报，协助子弟兵掌握敌人的动向。

一天清晨，盐民支队派出三个队员，化装成老百姓的样子到离敌人据点不远的村子侦察敌情。他们找到这个村的军属刘大爷，询问敌人的活动情况，刘大爷说：

“据说这些狗杂种们今夜去高庄村抢东西，都做好了，我正想把这情况告诉你们呢！”我侦察得到这个重要情报，立即返回盐民支队驻地，向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二连指导员李振武马上召开支委会，研究作战方案。经商量决定打伏击战。李振武把作战方案分别向各排、班作了传达。战士们一听，是打伏击战，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当天傍晚，盐民支队悄悄地离开驻地西河村，越过壕沟，踏过草泊，星夜奔赴高庄村。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教导，一到高庄村，立即分三路埋伏起来。一排埋伏在麦地边，二排埋伏在道口旁，三排埋伏在院墙。并及时同高庄村的干部、群众取得联系，把村子严密封锁起来，等着敌人入埋伏圈。

天刚拂晓，只听得村北“轰”的一声六〇炮响，紧接着就是“嗒、嗒、嗒……”一阵机枪声，这群狡猾的敌人想试探村子里是否有盐民队，放一炮，打几枪给自己壮壮胆。但是，盐民支队的指战员们，早已识破敌人的鬼把戏，根本没有理他那一套，仍一动不动地埋伏着。

天慢慢地亮起来，只见敌人仍在村外龟缩成一团，

不敢妄动。敌人为了摸清情况，抓了村里的两个群众，审问村里有没有盐民支队。那两个群众说没有。这时，敌人让那两个群众带路，又派出几个尖兵，胆战心惊、贼目鼠眼地到村里试探。盐民支队的指战员们按照作战方案，不声不响地把敌人尖兵放进了村。敌人见尖兵进了村后没有什么动静，接着就跟了上来，进入了埋伏圈。这时，指导员李振武说了声“打！”刹那间，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连成一片。敌人见势不好，滚的滚，爬的爬，狼狈逃窜。紧接着，冲锋号嘀嘀嗒嗒地响了起来，英勇的盐民支队紧跟在敌人后面冲了过来。敌人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被打伤，有的举起双手乖乖地交了枪。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战斗，打死打伤三十多个敌



人，打死“伙会”队长毕锡广，活捉叛徒阎殿山，还俘虏四十多个敌人，缴获一门六〇炮，三挺机关枪，两支冲锋枪，四十多支步枪和许多弹药。

这一仗，打得敌人丧魂落魄，龟缩在据点里，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出来为非作歹了。

天津汉沽盐场 红盐兵

(插图 吴长江)

小侦察员杨乐忠

一九四〇年，我冀中盘山人民在毛主席人民战争光辉思想的指引下，沉重地打击了日本鬼子，壮大了人民武装。“盘山民兵班”就是在革命斗争中诞生、在革命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英雄的“盘山民兵班”广大指战员，运用多种斗争形式展开对敌斗争，打得敌人狼狈不堪。

民兵班的十五岁的小侦察员——杨乐忠，他个子不高。圆瞪瞪的两只活泼的大眼睛十分精神。杨乐忠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很小就给地主放牛、放羊，受尽了苦难。他十四岁那年，日寇的铁蹄践踏了这美好的山区。一个漆黑的夜晚，日寇汉奸包围了他们的村子，杨乐忠的父亲为了掩护乡亲们，被鬼子杀害了。阶级仇，民族恨，使杨乐忠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他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参加了“盘山民兵班”。民兵班的同志们对这个小战友格外关怀。一有空，大家就给他讲革命故事，论革命传统，在斗争的环境中，杨乐忠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他多次请求领导发给他一支枪，好去消灭敌人，但因他年纪还小，领导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当时，我们用的枪多数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人手一支，

没有多余的。怎么办？于是决定把一支还没有完全修好的手枪暂时发给了他。拿到枪后，杨乐忠高兴地看了又看，擦了又擦，然后插在腰间，走起路来都觉得带劲多了。

夏季的一个傍晚，“盘山民兵班”全体同志坐在大石旁，正在开会，研究如何配合形势，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扩大民兵班的力量，更有效地打击敌人。突然，他们接到一项新的战斗任务。派谁去完成这一摸清敌人活动情况的重要任务呢？领导上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如任务完成的好，对全面歼敌十分有利，否则，误了战机，就会使大部队遭到损失。当领导把这一新的任务向战士们宣布后，大家争先恐后请求领导让自己去执行任务。这时，杨乐忠坚定地说：“我年纪小，活动方便，让我去完成这个任务吧！”同志们认为他说的有道理，表示同意他去。民兵班长沉思了一下说：“好，就让杨乐忠去吧！”临行时，班长嘱咐乐忠：“要勇敢，大胆，谨慎！”

一天清晨，当杨乐忠顺利地完成了领导交给他的侦察任务往回赶的时候，猛然从路旁大树后面窜出一个人来，枪口对准杨乐忠，大声吆喝道：“不准动！你这个小八路探子，干什么去了，快说！”杨乐忠见这家伙个子比他高一半，穿着一身便衣，贼眉鼠眼的，便看出他是个特务。仇恨的怒火顿时从胸中燃起，恨不得一下子冲上去打死这个家伙。但他又想到，这个家伙个子高，

力气大，不能硬拚，只能智捉。于是，他沉着应战，不慌不忙地打量着这个特务，一边盘算着对策。正想着，突然发现特务手中的枪“勾头机”没有扳开，便猛地从腰中拔出自己的“手枪”，对着那家伙大声喝道：“狗特务，不许动！动一点就要了你的狗命！”那个家伙见杨乐忠拿出了手枪，连忙扣动扳机，却怎么也扣不动。这一下把特务吓慌了神，杨乐忠的枪口正对准了他的胸膛说：“不许动。”狗特务连声求饶说：“别……别……别开枪，我不动”。小乐忠一边逼视着狗特务，一边想对策。转眼间，他计上心来，机智地大声命令道：“你老老实实地把枪放在地上，转过脸去急走十步，不许回



头。”这个家伙怕杨乐忠开枪，只得乖乖地放下武器，背过脸去，向前走了十步。这时候，杨乐忠迅速地走过去把手枪拣起来一看，嘿！崭新的盒子枪。杨乐忠高兴极了，他马上打开保险，对着特务说：“站住！扭过脸来！告诉你，我们八路军的政策是，宽待俘虏，只要你老老实实听我的指挥，就给你小子留一条活命，你要捣蛋，立刻崩了你！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狗特务一听这话，不住地点头说：“是……是……是……，我服从……我服从……”

就这样，杨乐忠押着狗特务迎着光芒四射的朝阳，回到了“盘山民兵班”驻扎的地方。

天津市蓟县民兵报道组

(插图 肖佐)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天津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作者 = 田斌轩编

页数 = 75

SS号 =

DX号 =

出版日期 = 1976.11

出版社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书名

前言

目录

列车上的战斗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严惩杀人魔王 五二八七三部队 五二八六九部队 联合报道组

虎口拔牙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严惩叛徒么宾 天津市蓟县民兵报道组

截粮伏击战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三支驳壳枪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闹市夺枪 天津汉沽盐场红盐兵

刘家房子围歼战 天津市南郊区民兵报道组

截击军列车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智取炮楼 天津市汉沽区民兵报道组

巧炸百孔桥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夜夺“洒金坨”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巧阻顽敌 天津市南郊区民兵报道组

飞车夺枪 天津化工厂民兵报道组

严惩海匪 天津市汉沽区民兵报道组

伏击歼敌 天津汉沽盐场红盐兵

小侦察员杨乐忠 天津市蓟县民兵报道组